

大陸與外籍配偶問題與可能出路： 社會人文觀點省思

戴鎮州

壹、前言

對於人類而言，婚姻是一件重要大事，也是種族得以繼續繁衍的重要依據。在過去的傳統社會中，結婚對象多半來自同一文化體系的其他異性。但是，隨著時代變遷，跨文化婚姻已經變成婚姻的另類選擇。根據 2004 年內政部內政統計資訊服務網所公布的資料（性別統計資料——臺閩地區結婚人數按新郎新娘年齡國籍及教育程度分部分）指出：單是 2002 年這個年度，我國大陸與外籍配偶的人數就已累積達 49300 人（這些數字尚不包括結婚後定居境外的婚姻人數）。如果再加上這幾年來的累積人數，我們可以發現：這種「另類選擇」的跨國婚姻形式已然形成一種不可忽視的社會現象，確實值得我們嚴肅的加以探討。

隨著大陸或外籍配偶家庭的人數越來越多，這些「另類選擇」婚姻所衍生的問題（例如夫妻衝突、適應不良與子女教養等）也開始浮出檯面，逐漸受到社會大眾與學者專家的關注與討論。在此期間，有人稱讚這個新形式的婚姻為某些單身者或尋求第二春的人找到一條婚姻的新出路。

不過，也有女性主義學者質疑：在本質上，這種形式的婚姻是一種身體的商品化與物化，甚或覺得這種婚姻形式是一種文化強暴或社會剝削。因為有相當高比例的此類型配偶是來自邊陲國家，而非自願性選擇。這種弔詭的發展不禁讓我們質疑：跨文化婚姻究竟解決了問題，還是衍生出一些新問題？

一般社會大眾認為：跨文化婚姻所伴生的問題多半是一種個人適應不良所產生的問題，例如語言不通、不瞭解文化風俗，以及新娘太懶等。目前，我國現行相關政策方面，也著重在這些大陸與外籍配偶的輔導與再教育部分。但是，單以個人適應的觀點似乎不能完整的解釋我國當下跨文化婚姻不斷伴生的問題。因此，本文透過社會人文觀點的省思，進一步釐清跨文化婚姻問題的本質，並且試圖為國內的大陸與外籍配偶問題指出一個可能的出路。

貳、跨文化婚姻的本質與發展

一、跨文化婚姻的本質

在現代社會中，婚姻形式與家庭型態已然產生許多變化。在這些變遷中，近年來大量出現的跨文化婚姻是相當特殊的社

會現象。簡單的說，跨文化婚姻是指：配偶雙方不是來自同一文化體系，而且可以具體認知到文化差異的存在。譬如說，我們所熟悉的越南新娘、印尼新娘等都是跨文化婚姻的具體例子。此外，雖然大陸與臺灣同屬中國文化的一脈，但是，在特殊時空背景下，兩地有著殊異的發展，因此，我們也把大陸配偶視為跨文化婚姻的一種，藉以幫助我們釐清目前臺灣社會中這種新型態的婚姻形式。

在集體意識相當強烈的傳統社會中，婚姻是高度鑲嵌在結構嚴謹的社會實體上。由於人與人間的同質性高，異文化通婚容易產生相當激烈的衝突，因此，在傳統社會中，跨文化聯姻是相當罕見的事。然而，在現代社會中，跨文化婚姻的大量出現除了是一種社會文化現象外，也揭示著社會結構的明顯轉變。

二、跨文化婚姻的發展

在現代社會中，跨文化婚姻的大量出現是有其社會脈絡可尋，而非歷史隨意發生的突現。事實上，跨文化婚姻並不是近代的產物，在古代中國社會裡，早已有政治目的的異族聯姻。但是，它們畢竟僅是極特殊的少數個案而已。普遍來說，一般百姓仍以文化內的聯姻為主。從發展上看來，現代社會中跨文化婚姻的大量出現與「現代化」(特別是全球化)、「身體商品化」之間有著密切的關係。尤其在科技的推波助瀾與交通工具的突破下，全球宛若一個地球村，文化與文化間的距離與隔閡在先進技術(如媒體與交通工具)下彷彿消融了。現代化與全球化除了使文化接觸機會

增加外，更是跨文化婚姻大量發展的可能基礎。因為人們的全球移動與社會遷移變得更加輕易，連帶地，也使得文化間的接觸與交流機會大為增加。因此，現代化與全球化下的全球社會間的接觸與交流，便形成跨文化婚姻的堅實基礎。

此外，商業化對於跨文化婚姻的增加有著極大的推動力。雖然現代社會中的跨文化婚姻有不少是自由戀愛的自然結合，但是，大部分都是透過商業化的「仲介」媒合。以我國為例，跨文化婚姻中的配偶以仲介媒合佔多數，許多人都是第一次見面或根本沒見過面就已決定結婚。因此，對於對方背景，真正能瞭若指掌者可說屈指可數。以跨文化婚姻仲介為例，根據學者 del Rosario (1997) 的說法，國際通婚在全球形成與發展上，可依照時期分為三階段：1960 年代以前的萌芽期、1960 年代的形成期、1970 年代以後的發展期(轉引自蕭昭娟，2000：8；張書銘，2002：11～12)。茲概述如下：

(一)萌芽期：1960 年代以前，在許多社會裡，男女雙方透過信件介紹方式而締結婚姻的例子由來已久，這些大多數是經由親友、專業媒人或商業機構而認識，發展至今素有「郵購新娘」(mail-order bride) 的稱呼。萌芽時期的仲介型態類似婚姻交友介紹中心，出現於西方社會，大部分婚姻介紹所原本是為了某些種族而設立，例如移民弱勢團體，最明顯的是美國婚姻介紹所的起源，是為了服務義大利、愛爾蘭、波蘭、猶太人、德、中國人等失婚者而設立，此時，已隱然有國際通婚的雛形。

(二)形成期：1960 年代以後，開始有國

際婚姻仲介業的出現。國際婚姻仲介的出現是受到快速工業化、都市化結果和國際生育率改善的影響。社會與人口變遷等因素導致對媒介服務的需求的增加。其間，科技進步使得電腦擇友迅速發展，而電腦擇友並未使傳統的筆友社或交友俱樂部式微，反而使通婚管道更多元化，媒介生意也益加蓬勃發展。

(三)發展期：1970 年代以後，媒介機構如婚姻介紹所和交友俱樂部開始發展出不同的方式和服務。它們將女性鎖定為亞洲或較貧窮的歐洲國家的女性，並以男性顧客的喜好為主，服務也以供需為前提，一是不同文化的媒介，例如介紹波蘭、蘇聯或亞洲女性給西方男性，二是針對西方女性的介紹。1975 年後，以亞洲女性和西方男性為市場的 MOB (mail-order bride) 介紹所迅速增加，而此類型的 MOB 介紹所最早成立於美國、西德與菲律賓，後來，澳洲與英國跟進。現今，MOB 的使用以含有種族和社會的意義，表示女性來自低開發的國家和男性來自較先進的國家。MOB 婚姻介紹的興盛並不是一種孤立的發展，而是和全球社經與政治發展有著一致性的謀合。

從發展角度看，跨國婚姻的一些結構性問題隱然浮現。舉例來說，發展至今，「商業化」對於跨文化婚姻的迅速增加有著決定性的影響。但是，與此同時，我們是否應該思索一下「身體商品化」的問題，因為我們也看到配偶輸出國是以經濟較劣勢的某些地區為主。從統計數字上來看，我國跨文化婚姻中的配偶來源地區，是以經濟處於相對落後的邊陲地區為主，這樣的

婚姻形式在開始時已經是一種不平等的組合，又怎麼能發展成一種皆大歡喜的結合？接著，我們要探討的是這些跨文化婚姻常伴生的社會問題。我們所以稱之為社會問題，主要是因為跨文化婚姻的問題已然成為一種常態化與結構化的問題。

參、跨文化婚姻問題與本質探討

幾年來，經由跨文化婚姻而形成的家庭越來越多，這些婚姻除了面對一般婚姻所遇到的問題外，還必須面對其他的考驗。最廣為人知的是溝通上的問題、文化社會價值的落差、社會適應與偏見等問題。表面上看來，這些問題似乎源自文化新進者的適應不良，但是，鮮少人注意到：這些問題的嚴重化、常態化，甚至系統化，都可能與社會文化結構有密切的關聯。

一、跨文化婚姻的性別失衡與權力不平等

隨著跨文化婚姻商業仲介業者的大量促銷與觀念傳散，跨文化婚姻逐漸俗民化與大眾化。一般來講，大多數的人普遍認為：娶不到老婆，就娶大陸配偶或外籍新娘。事實上，這個看似合理卻又弔詭的觀念隱含著一種文化歧視的看法。從民國 91 年內政部的統計資料指出（如下表所示）：來自大陸與外籍配偶的性別以女性居多（共佔了 44843 人），而且男女比例相差十分懸殊（男性僅有 4457 人）。這個統計數字可以簡單說明：性別差異存在於我國的跨文化婚姻中。

表一 我國（民國91年）婚姻中配偶依國籍、地區分布人數表

國籍	新郎	新娘
臺灣	1688867	128500
大陸	1609	27626
港澳	169	141
東南亞	977	16746
其他	1702	330

資料來源：改編自內政部內政統計資訊服務網（2003）所公布的資料（性別統計資料——臺閩地區：結婚人數按新郎新娘年齡國籍及教育程度分部分）

在跨文化婚姻中，為何會呈現出這樣的性別差異？這個答案恐怕不是個人需求與原因即可解釋。娶不到老婆的人可以尋求迎娶外籍配偶的途徑，但是，弔詭的是，我們卻罕見業者會大力推薦：嫁不到老公的女性，可以嫁給外籍老公。在我們的語言中，「娶」與「嫁」同樣是動詞，但是，卻有著不同的文化意涵。基本上，我們的社會文化是一個父權社會，男性在生活大小事或處遇上佔有主導地位。此外，在性別角色社會化過程中，在愛情或婚姻追求上，女性往往被視為被動的角色，任何「大動作」的求愛都被社會文化視為「異類」。在這種文化價值與角色期望下，我們可以看到女性較少透過商業化中介的途徑尋求跨文化婚姻。因此，從跨文化婚姻的性別差異中，我們可以進一步看到社會文化對於跨文化婚姻的抑制作用。

雖然時代在改變、觀念在變遷，但是，基本上，我國依然是一個父權社會。在生活的各領域中，男性往往佔有主導性地位，而女性卻屈居附屬或從屬地位。在這種性別差異的文化結構下，男女兩性的權

力本身是不平等的。因此，在我國的跨文化婚姻中，性別失衡隱含著大陸與外籍配偶是處於相當不利的「先天」不良處境。我國跨文化婚姻的性別失衡與帶有歧視意味的價值觀說明：跨文化婚姻一開始就是處於一種權力不平等的狀態中。跨文化婚姻的權力不平等往往產生一種系統化的性別歧視問題，繼而導致臺灣社會中的大陸與外籍配偶在婚姻中處於極不利的地位。除此之外，這些女性配偶多半來自經濟較貧困的地區，加上商業化的介入（這個過程也將女性商品化與物化），更強化了跨文化婚姻中的男性優越感與女性的弱勢地位，進而產生性別權力極端失衡的結果。這種社會結構不但導致女性的挫折與壓力，甚至嚴重的產生婚姻或家庭的逃離、暴力與衝突等問題。

二、身體商品化的悲歌

近年來，在我國的跨文化婚姻中，經濟因素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從表一內政部的統計資料看來：這些新娘多半來自東南亞與大陸地區（佔臺灣地區以外配偶的99.2%），而這些地區又都處於發展較邊陲

與落後的地區。我們不禁要問：為何是這些地區，而不是其他地區？

在臺灣社會裡，跨文化婚姻的配偶選擇在分布特性上絕非是一種個人選擇的偏好與巧合，其反應的正是一種全球的經濟結構差異與身體的商品化現象。顏錦珠（2002）認為：在臺灣，由農業社會轉變成工商業社會後，臺灣女性自主意識提高，加上自由戀愛的風氣盛行，臺灣女性較少像上一代一般，僅憑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便步入禮堂。這也使居住在偏遠地區，或從事農漁業等勞力密集工作的適婚年齡男性成家不易，而在家人壓力與本身期望下，只好退而求其次迎娶外籍配偶。對於臺灣男性而言，跨國婚姻解決了其延續後代的壓力；但是，對於東南亞外籍配偶而言，她們則能藉由婚姻移民脫離貧困（夏曉鵬，1997；2000）。再者，依據陳小紅（2000：36～8）的研究計畫發現：1992至1996年間，來臺的大陸配偶具有以下基本特性：女性大陸配偶多半來自大陸沿海省份，且多為省縣都市化程度較低的區域，顯然這些地區大多屬於經濟相對落後地區。雖然許多人不願承認婚姻帶有工具性色彩，因為這和我們理想中的浪漫婚姻有著相當大的差距，但是，大部分的大陸與外籍配偶抱持著改善生活之想法來臺，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臺灣的跨文化婚姻，往往涉及女性身體的商品化。以迎娶越南新娘為例，男方必須花費數十萬的代價，才能遂其所願。在國內一些相關的質化研究中也發現：這個迎娶過程不外乎是：男方透過中介安排到越南「相親」，看似平等的「相親」在實

質上卻是男方「挑選」新娘的單向過程，女性則像商品一樣「陳列」在男方面前，等待男方首肯。表面上看來，這個過程是一種雙方自主性的選擇，但是，本質上，卻是一種身體商品化的具體展現。其實，這種作法與心態是可議的，因為在這種心態背後所呈現的是一種壓迫式與剝削式的權力不平等關係，而美其名為「各取所需」或「解救她們」脫貧。

大陸與外籍配偶身體的商品化除了為她們帶來許多不利處境外，也衍生出一些非預期的傷害。就個人而言，隨著她們的身體商品化、物化與異化，更悲慘的是彷彿成為一種次類的存在。在商業運作下，大陸與外籍配偶可能在訊息不足或經濟壓力下，嫁給了與理想中差距頗大的配偶。礙於現實因素，大部分的大陸與外籍配偶只能無奈的接受這樣的安排，但這也埋下日後的個人調適問題與衍生出一些社會問題。舉例來說，鄭雅雯（2000）以臺南市為例研究「外籍新娘」在臺灣的生活，她訪談了與「外籍新娘」接觸最多的基層單位：衛生所與警察局。其中，臺南市衛生局的督導便指出她們積極的介入是因為家庭計畫研究所的政策，主要是認為這群人會影響臺灣人已普及的家庭計畫觀念，就優生學與未來社會成本考慮的立場，將「外籍新娘」列為重點輔導人口群。她訪談的一位W督導說出了問題：

「……而當大批湧進這些人的時候，我們突然發現一個問題就是，原來我們列管的殘智障、精神病這些人都結婚了；他們結婚的對象是哪些人？原來都是外籍新娘。……娶了這些人之後，除了語言不通問題之外，也生小孩

了。……」(轉引自鄭雅雯, 2000: 19)

雖然這些特殊的新郎僅佔少數, 但是, 這種結合不但對於大陸與外籍配偶的一生是個難以承受的負擔, 也可能藉由遺傳而製造出更多的家庭與社會不幸, 例如下一代子女的教養、子女的遺傳性疾病問題, 均將製造出結構性的社會問題。對於許多人而言, 這些大陸或外籍配偶被認定的「商品價值」僅在於其傳宗接代, 或提供無償勞力的「生產能力」, 但是, 這個現象也揭露了女性身體商品化的無奈, 其本質正是女性身體物化的極致展現與最深的傷害。

在臺灣社會中, 傳統的性別分工原本就處於一種不平等的狀態, 但是, 身體商品化更使得這種不平等現象嚴重化, 而且往往表現在丈夫對配偶身體的過度監控上。因為害怕配偶逃跑或不聽話, 丈夫通常不是採取柔情方式, 而是往往採行一種絕對的身體監控方式, 例如使其不能對外接觸, 或是對其行動加以限制。這種將妻子視為禁臠的心態, 不僅視婚姻制度為一種合法的買賣交易, 大陸女性配偶更成為買方(臺灣丈夫)的私人財產, 結婚證書與賣身契相去無幾(劉千嘉, 2003)。這個現象使大陸與外籍配偶的身體主體性往往被剝離, 彷彿成為一種次類的存在, 除了造成配偶的生理與心理不適外, 也往往造成一種潛在的對立結構。

身體與商品在屬性上並非同類, 但是, 在跨文化婚姻的商業化運作下卻成為巧妙的結合, 兩者被當成同一類屬看待, 卻忘了其本質上的類差異。身體的商品化往往造成大陸與外籍配偶自主權與身體權

的喪失, 這些往往造成衝突的來源, 更可能衍發出日後的社會問題。因此, 我們可以看到身體商品化的現象是現今大陸與外籍配偶必須面對的問題, 也是形成刻板印象的主要因素之一。顯然的, 這個問題並非僅是個人層次的問題, 而是一種結構性的問題。

三、社會建構的系統化刻板印象與差別待遇

對於人類社會生活而言, 良性互動是取得認同與發展社會關係的一個重要基礎。速食化與商業化的跨國婚姻之存在, 必然得面對一種結構性的問題: 溝通障礙與適應不良。跨文化婚姻的雙方來自不同的文化, 在差異文化社會化的建構影響下, 自然發展出不同的文化信念與價值。這些文化信念與價值的差異除了造成適應上的困難外, 更是衝突與對立形成的結構因素。

在我們的生活中, 必須對這種世界加以系統化的類化與範疇化, 以幫助我們降低環境的複雜性與適應環境, 否則, 在面對這個世界時將會無所適從、不知所措。同樣的, 在社會互動的過程中, 我們必須藉由類化過程才能和他人進行順利的互動, 並且獲取所需。事實上, 這些社會文化所建構的類化有時也發展出非預期的結果, 亦即刻板印象的產生。基本上, 刻板印象並非一種真實的展現, 而是我們在社會生活過程中所產生的一種過度類化印象, 這些印象不一定是真確的, 有時, 甚至是與事實背道而馳的。在社會過程中, 這些刻板印象可能進一步的形成系統化的

偏見與差別待遇。

我們可以發現：不管社會大眾或夫方家庭均對這些大陸與外籍女性配偶存有相當程度的刻板印象。劉千嘉（2003）的論文指出：我國媒體對於大陸新娘的媒體建構大抵可分為三大類：受害者、加害者與淘金者。沈倬如（2003）亦觀察到：商品化的跨國婚姻現象引起了許多的關注與討論。最常見的是社會新聞中聳動的報導，包括家庭暴力、攜子自殺、老夫少妻、外遇、逃跑等。在這類「新聞」中，「外籍新娘」的婚姻被視為透過交易而成的「買賣婚姻」，不斷強調這種「沒有愛情基礎」的婚姻失敗率高，偶爾還會加上一些奉勸臺灣男人不要「賠了夫人又折兵」的「警世小語」（沈倬如，2003）。其實，這樣的報導容易把大眾導向對這些大陸與外籍配偶產生刻板印象。換言之，由於缺乏接觸的機會與正確的認識，這些刻板印象已普遍存在於臺灣社會的認知中，並在社會生活中持續發酵著。

對於外籍配偶而言，語言往往是互動上的一大障礙，也經常因為語言的障礙而形成非良性的互動，更是強化家中刻板印象的主要來源之一。在臺灣，跨文化婚姻所面臨的最大問題是語言溝通不良所造成的溝通障礙。許多跨國婚姻的研究都指出：語言是所有跨國婚姻面對的主要難題（顏錦珠，2002；鄭雅雯，2000）。此外，對於跨文化婚姻而言，文化差異是一個必然面對的問題。來自不同的文化體系，自然有著差異的價值觀與生活處遇模式，雖然經過一段時間的社會學習之後，文化或語言隔閡可能逐漸彌平，但是，在此過程

中，可能已累積了相當多的衝突與不滿。對於這些大陸與外籍配偶來說，這兩種條件往往是她們被標籤化與刻板印象化的根源。

在刻板印象的影響下，不論社會或家人已然對這些大陸與外籍配偶產生差別待遇的現象。沈倬如的論文提到：臺灣的家庭在娶「越南新娘」時，便已刻意挑選較易控制的對象，再透過嚴格的監控，孤立她們、使其失去生活技能、在經濟上依賴夫家，符合好媳婦的標準。而夫家所以會（而且需要）如此嚴格的監控「越南新娘」，則與其婚姻的商品化特質有關。「越南新娘」與其丈夫間缺乏戀愛結婚的感情、與其婆家間也沒有媒妁之言的深厚社會連帶，再加上婆家很清楚「越南新娘」嫁到臺灣無非是為了改善經濟狀況，這些都加深了臺灣家庭的「逃妻恐懼症」。

若是妻子離去，除了面子問題、少了家庭照顧者外，大筆的仲介費就血本無歸。正因為以市場為基礎的商品化婚姻是建立在薄弱的人際連帶上，使得婆家必須對「越南新娘」進行嚴密的監控（沈倬如，2003：43）。為了防杜大陸與外籍配偶可能產生的問題，夫家與社會（如前陣子的「清偶專案」即是在預防犯罪的發生，所採行的對大陸與外籍配偶的清查）通常採取嚴厲的身體監控方式。本質上，這種「積極」作為是受到社會文化所建構的刻板印象影響之後，所產生的差別對待。

在文化適應上，原本就顯得力不從心的大陸或外籍配偶，再加上這些社會文化所建構的刻板印象與具體的差別待遇或偏見，最終可能引發她們產生「自我預言的

實現」(self-fulfilling prophecy)。所謂「自我預言的實現」指的是：行動者在經歷系統化的偏見或差別待遇後，可能最終肯定這些別人加諸在其上的「認知」，最終也表現出如他們所期待的行為。從標籤理論看來，當這些大陸與外籍女性配偶被貼上標籤，並且產生差別對待，在經歷一段時間後，她們可能最會認同這個標籤。事實上，這些刻板印象或是與社會文化對其建構的系統化刻板印象有著密切的相關，本質上已是一種系統性的偏見與差別待遇之結構問題，而非單純地個人認知之差異。

我們可以看到社會上對於大陸與外籍配偶有刻板印象的存在，這些刻板印象大部分又是缺乏認識與接觸所產生的系統性錯誤類化。一方面，這些不正確的刻板印象使偏見與差別待遇產生，另一方面，這些被刻板印象化的大陸與外籍女性配偶可能最終會認同這些「標籤」，因而產生一種無止境的惡性循環。

肆、未來可能出路

隨著大陸與外籍配偶人數越來越多，政府與民間已經意識到：在這些跨國婚姻人數增長的同時，也伴生了許多社會問題。過去，我們總把問題焦點擺在純粹的個人適應不良上，因此，問題的解決方向總是針對這些特殊身分女性配偶的輔導與教育面向上，試圖利用有限的時間與課程來解決這些問題。但是，經驗證據顯示：這樣的效果並不大，問題仍舊持續存在，並且隨著人數的增多而使問題越來越難以控制。此外，在本文的討論中也初步發現：除了這些異文化配偶個人自身的適應能力

不足外，更大的問題則來自結構性的社會成因。

雖然現行的政府政策對於許多「點」的問題已經有了相對應的改善計畫，但是，對於「面」的問題卻仍然缺乏整體性的規劃。由於我們社會中的跨文化婚姻所產生的相關問題有其社會文化結構背景，所以，若要真正有效的解決問題，就不能忽略這些結構性成因的解決。本文就現有大陸與外籍配偶問題的結構性成因與困境，提出以下幾點建議，以作為未來政府政策思考的可能方向：

(一)祛除身體商品化的標籤與強化跨文化婚姻的兩性平等觀：雖然我們的社會在歷經相當多的政府與民間努力後，已逐漸朝向一個平權社會的發展。不過，跨文化婚姻的性別失衡與身體的商品化，往往導致我國大陸與外籍配偶處於相當不利的社會地位，進而使得這些新成員的地位更加矮化與去主權化。事實上，我們可以透過對欲迎娶大陸與外籍配偶的男方及其家人，給予一些相關的課程教育訓練，幫助這些人瞭解其文化背景與可能需要的協助，以祛除這樣的問題產生。這些是我們過去所忽略的，但卻是最能幫助新成員、加速適應新環境與解決家庭衝突的最好方式。祛除異文化配偶的身體商品化標籤就等同於去除其先天的原罪，因為她們可能藉由自己的身體自主權交換其他家人的幸福，這些動機往往是受到忽略的。既然婚姻強調兩性平等，就應該真正落實兩性平等，而非把她們當成商品或物體的存在。

(二)消除社會建構的刻板印象，建立正確的認識：刻板印象的產生並非個人隨意

的建構，而是受到社會文化系統性的建構影響。夏曉鵬（2001）認為：媒體所以對「外籍新娘」採取負面的意義建構，必須回到臺灣與東南亞的政治經濟關係下來理解，這可將媒體的建構觀視為臺灣民眾普遍對東南亞的歧視。臺灣男性與東南亞女性跨國婚姻的媒體建構代表了臺灣對於此議題的主流論述：將社會底層、婦女與來自第三世界國家的外國人等同於「社會問題」（夏曉鵬，2001：188～90，轉引自劉千嘉，2003）。同樣的，在過去兩岸的分立情勢下的意識型態作祟，國人對於大陸地區普遍也有些錯誤的觀感，普遍認為對岸是貧困、窮苦的！歸根究底，這是一種文化歧視下對她們所建構的刻板印象展現。事實上，文化建構的只是一種類化，但是，不要忽略到我們面對的對象和我們一樣是人。我們必須祛除一些不當的刻板印象，以避免產生系統性的偏見、差別對待，甚或導致這些新成員反而認同這些刻板印象作祟的負面標籤。

（三）以融入替代監控、以體會幫助調適：在刻板印象的影響下，不論是最親近的家人或是社會都害怕她們會成為「問題」或「麻煩」，因此，對於這些特殊身分新娘，通常是採取身體監控以防杜問題的可能出現。本質上，監控是一種兩造權力失衡下的展現：監控的一方擁有權力，被監控者只能無奈的接受安排。監控通常假「合理」、「合法」之名，而行控制之實。事實上，監控也意味著一種不平等的展現，或是另一種形式的社會壓迫。這個身體自主權上的剝奪非但沒有解決問題，反而可能製造更大的問題而不自知。此外，Goodman

也指出：因為跨種族通婚者比同族婚者較少獲得認同，通常也得面對更多的情感衝擊（陽琪、陽琬譯，1995），許多嫁至臺灣的女性配偶似乎只能獨自含淚的接受命運的無情擺佈。外在的規制力量只能約束看得到的部分，但是，若能以融入代替監控、體會幫助調適，進而產生認同感，才是真正解決與防杜問題的根本之策。

（四）落實保護與輔導機制：事實上，一些大陸與外籍配偶遭受到不合理的對待已經不是新聞，而且可能不斷的在社會某個角度發生。因為這些特殊身分的女性配偶在社會上是「弱勢中的弱勢」，其基本權力是受到普遍忽略的。此外，由於語言的隔閡與身體的監控影響，導致這些女性配偶無法形成支持性的團體，以協助其度過難關。因此，在保護與輔導的需要上，她們可能比誰都需要這樣的機制，但是，這些機制在我們的社會中卻是相對缺乏的，也往往使這些真正需要幫忙的女性配偶無所適從，甚或造成更大的問題。

每一個人都希望自己的婚姻是一件美好的事，但是，為何有些人到最後卻成為變調的惡夢呢？在夫方或社會埋怨這些女性配偶的同時，我們是否應先思索一下：我們是否給予她們公平的對待？雖然極端的案例是存在的，但是，在本文的探討中，我們發現：大部分的跨文化婚姻問題背後都是結構性因素使然，不過，這也並不意味著這些問題難以被解決，它們反而給予我們解決問題的一個最好契機與可能出路。

伍、結語

在過去，我們總是把大陸與外籍新娘的問題視為是個人適應不良的結果，但是，當我們深入探究這些問題的本質時，我們可以發現：臺灣的大陸與外籍配偶問題與臺灣的社會文化結構之間有著密切的相關：傳統的臺灣社會，基本上是一個男權的社會。在這個脈絡下，我國跨文化婚姻的性別失衡現象，潛藏著婚後兩性權力角色的差異與衝突的可能；在商業化婚姻中介的運作下，雖然使得臺灣社會中外籍新娘的比數大量增加，但是卻也同時帶來了身體商品化的相關問題（如身體自主權的喪失）；此外，社會文化對這些特殊新娘建構了許多的刻板印象，並且實質的產生了系統性的偏見與差別待遇。這些社會建構的刻板印象不僅對於大陸與外籍新娘來講是最嚴苛的考驗，同時也可能為我們社會帶來一些非預期的傷害。例如，當這些新娘長久處於這些系統性的偏見與差別待遇，最後他們可能會認同這些「看法」，進而產生自我預言的實現。長久下來，這個過程成為一種惡性循環，這一結果對於

社會與個人而言，相信都是一個不幸的發展。

社會文化的結構背景往往是我國大陸與外籍配偶問題核心因素，而個人適應能力僅是表面問題而已。本文這個觀察點除了讓我們真正瞭解問題的本質之外，同時也揭示了未來問題解放的可能契機。現行我國政策實施的對象主要仍是針對這些外來的嬌客而已，內容多為語言教育、文化教育與生活教育及輔導。事實上，這些「單向的」政策對於解決個人適應方面的問題提供了系統性的幫助，但是，卻可能遺漏了社會整體結構對於她們相當不利的一面。在討論中，筆者發現：現行的文化社會結構部分對於這些大陸與外籍新娘是相當不利的，而這也是我國跨文化婚姻問題的主要影響因素。因此，從問題的本質看來，未來我國政府政策應該做一個重大的轉向才有可能真正的觸及問題核心。換言之，我們除了要幫助這些大陸與外籍配偶早日適應在臺生活之外，也要同時對我們自身建立正確的觀念，這樣才能真正有效的解決問題與創造美好的將來！

（本文作者為東吳大學社會學系碩士）

參考書目：

- 王宏仁 2001 〈社會階層化下的婚姻移民與國內勞動市場：以越南新娘為例〉，《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41期，頁99～127。
- 沈偉如 2003 《天堂之梯？——臺越跨國商品化婚姻中的權力與抵抗》，國立清華大學社會研究所碩士論文。
- 林財榮 2003 《兩岸人民通婚之研究——以居住花蓮縣境大陸配偶家庭為實證之對象》，國立東華大學公共行政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美惠 2002 《彰化縣東南亞外籍新娘教養子女經驗之研究》，國立嘉義大學家庭教育

- 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小紅 2000 〈婚配移民：臺灣海峽兩岸聯姻之研究〉，《亞洲研究》，第 34 期，頁 35～68。
- 張書銘 2002 《臺越跨國婚姻市場分析：「越南新娘」仲介業之運作》，淡江大學東南亞研究所碩士論文。
- 劉美芳 2001 《跨國婚姻中菲籍女性的生命述說》，高雄醫學大學護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劉千嘉 2003 《大陸新娘的臺灣經驗：一個社會學的觀點》，國立中山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碩士論文。
- 夏曉鵬 1997 〈女性身體的貿易：臺灣/印尼新娘貿易的階段、族群關係與性別分析〉，《騷動》，第 4 期，頁 10～21。
- 夏曉鵬 2000 〈資本國際化下的國際婚姻市場：以臺灣外籍媳婦為例〉，宣讀於全球化下的社會學想像～國家、經濟與社會研討會，臺北：臺灣大學社會學系。
- 夏曉鵬 2000 〈資本國際化下的國際婚姻——以臺灣的「外籍新娘」現象為例〉，《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39 期，頁 45～92。
- 夏曉鵬 2001 〈「外籍新娘」現象之媒體建構〉，《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43 期，頁 157～200。
- 鄭雅雯 2000 《南洋過臺灣：東南亞外籍新娘在臺婚姻與生活探究——以臺南市為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 蕭昭娟 2000 《國際遷移之調適研究：以彰化縣社頭鄉外籍新娘為例》，臺北：師範大學地理研究所。
- 顏錦珠 2002 《東南亞外籍新娘在臺生活經驗與適應歷程之研究》，國立嘉義大學家庭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Norman Goodman 原著，陽琪、陽琬譯 1995 《婚姻與家庭》，臺北：桂冠。
- Cottrel, A. B.(1990). Cross-national marriage: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Journal of Comparative Family Studies*, 21(2), 151-170.
- Del Rosario, Virginia O. (1997) *Lifting the Smoke Screen: Dynamics of Mail-Order Bride Migration from the Philippines*, Institute of Social Studies, The Hague. Ph.D.Dissertation

內政部網站統計資料：

<http://www.moi.gov.tw/w3/stat/home.asp>